

南朝宋文帝白玉袞帶鮮卑頭考證

孫 仲 匯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白玉袞帶鮮卑頭，是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文物珍品(圖一)。其紋飾華麗，雕琢精工，更可貴的是背面刻有銘文四十六字，表明監造年月、工時及諸監造官名，這在古玉器中是極為少見的。

這件白玉袞帶鮮卑頭縱6.5釐米、橫9.5釐米、龍頭突出2.1釐米。三面邊框有九個小洞，可用金銀絲與袞帶縫合，鮮卑頭上

留有不穿透的小孔二十四個及一個圓槽，估計為當時嵌寶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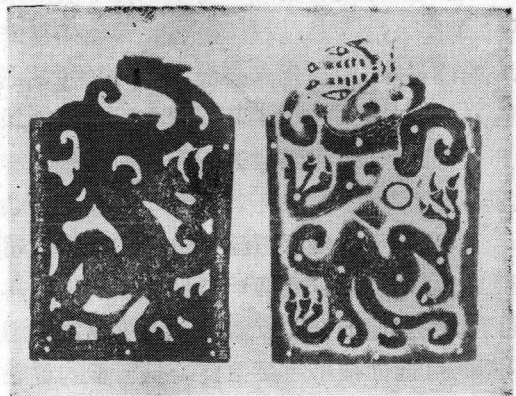
傳世的帶鉤比較多見，多係銅鐵鑄成，其中也有特別精美及錯金、銀、嵌寶的，當為貴族階層所服用。玉帶鉤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如河北省平山縣中山國墓葬中曾有出土(見《文物》1979年第一期)。漢以後的玉帶鉤也時有發現，如河北省滿城西漢墓、定縣北莊東漢墓、直至明清墓葬等都有出土。

長方形的玉袞帶鮮卑頭為數極少，係採用透雕手法，整個龍形雄渾矯健，龍身刻鱗紋、網紋，運刀如行雲流水，綫條委婉流暢，具有六朝時代風格，其龍首造型尤為明顯，上海博物館藏有南北朝鎏金龍頭飾物(圖二)、龍形器柄(圖三)、龍紋甕(圖四)。它們的龍首形制大體相同，因此可以基本斷定此鮮卑頭為南北朝時代的產品。

鮮卑頭的背面二側刻有銘文，令人驚嘆的是在寬0.5釐米，長14.9釐米的界內竟刻



圖 一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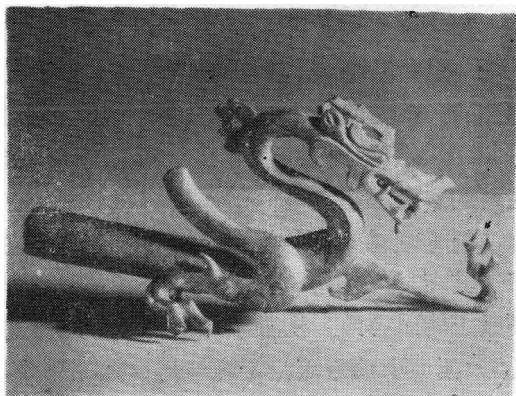


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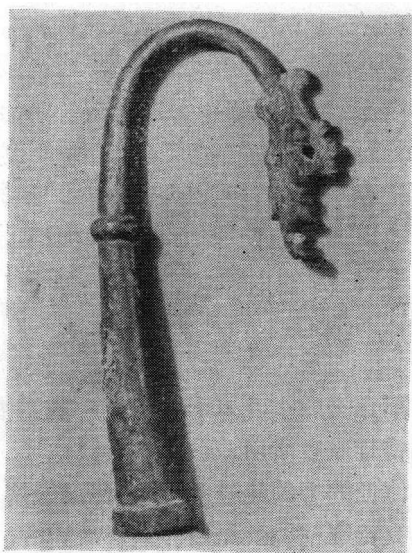


圖 三



圖 四

了四十六個小字。銘文第一行為：“庚午，御府造白玉袞帶鮮卑頭，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第二行為：“將臣范許、奉車都尉臣程涇、令奉車都尉關內侯臣張余。”銘文詳細介紹了制造場所、品名、用工、施工日期及監造者的官職姓名。下面逐條說明之。

鮮卑頭為御府所造，使用者的身份是皇帝。其名為“白玉袞帶鮮卑頭”，可知即皇帝袞服上的玉帶頭。按帶頭又稱鮮卑，見《楚辭》大招：“小腰秀領，若鮮卑只”，注謂：“鮮卑，袞帶頭也……《前漢書》匈奴傳：黃金犀

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亦曰鮮卑。”此事前人已有專門論述，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胡服考》及徐中舒《廬氏編鐘圖釋》。惟實物自銘“鮮卑頭”者，僅見於此。

要確定製造的具體年代比較困難，銘文只說明是庚午年開始製造，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丙辰日完工，這個庚午年究竟是歷史上的哪一年呢？上面已談到鮮卑頭的造型具有南北朝時代的風格，觀其銘文書體也與南北朝時期相符。因此可以斷定這個庚午年屬南北朝時期。查這一時期干支紀年為庚午的十二月且有丙辰日的僅見三次，它們是：

一、西晉懷帝永嘉四年十二月廿八日（公元311年2月2日）。

二、東晉廢帝太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371年1月18日）。

三、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四日（公元431年1月3日）。

有趣的是這三年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多事之秋。永嘉四年，正是西晉政權朝不保夕的時刻，其年劉粲、劉曜、石勒、王彌等攻城取邑，加緊了吞噬西晉王朝的軍事行動；而王如起司州，李雄據蜀中，錢璦反江南；北方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據《晉書》懷帝紀：這一年“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①，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深，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試想在吃飯都成問題，生命全無保障的情況下，還有誰會去製造這樣精緻的鮮卑頭呢？

太和五年，權臣桓溫坐鎮上游，遙執朝柄，廢帝司馬奕只能仰承鼻息，不敢稍示異同，最後被逼出宮。故當時大規模製造御用玉器的可能性很小。更主要的是廢帝的曾祖母是鮮卑人（即元帝之妻、明帝之母）。按鮮

卑爲東胡的一種，社會地位低下，晉人視作非類，苻秦稱之白虜。王敦曾罵晉明帝（廢帝的祖父）爲黃鬚鮮卑奴^②。東晉的皇帝帶有鮮卑血統，乃帝室之大忌，故東晉的宮廷作坊不會貿然刻上“鮮卑”二字，以免惹禍端。

但太和五年在中國的北方還有一位年輕英明的秦王苻堅，他起用王猛，勵精圖治，已做好了伐燕的準備，在這一年的秋天，秦軍長驅而東，於十一月攻克了前燕首都鄴城，十二月上旬，苻堅從鄴城南下到達枋頭，宴請父老，改枋頭爲永昌，復之終世。枋頭曾是苻堅祖、父輩屯駐之地，改名的原因一是爲了取吉，二是爲了避諱，因苻堅原名堅頭，《晉書》苻堅載記：“洪（苻堅祖父）愛而奇之，名曰堅頭。”所以銘文上不可能採用“頭”字。何況“鮮卑”二字在“頭”字之前，既犯忌又觸諱（因苻秦的敵國前燕是鮮卑族建立的國家）。苻堅的父親名“雄”。“雄”、“用”音近，在南北朝盛行忌諱的風氣下，即便音近之字也要盡量避免。如北朝徐之才父名雄，《北史》徐之才傳載：“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李諧爲李平子）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又前秦苻生（苻健子，承襲王位，爲苻堅等所殺）眇一目，臣下連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等字都不能講，據《晉書》苻生載記，左右誤講而死者不可勝紀。故銘文之“用”字完全可以省去。一般來講，將姓名刻在御用器物上的目的是爲了邀功，而不是爲了惹禍。因此基本可以斷定這個庚午年即劉宋元嘉七年，而此白玉衰帶鮮卑頭則爲宋文帝劉義隆服用之物。

元嘉初年，劉宋王朝的政治經濟形勢都比較穩定，至于到彥之北伐失敗，拓跋燾大舉南侵已是元嘉七年下半年的事了^③。據銘文記：“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則可以

推測開始製造於年初，因這麼小的玉器，不可能五、六人同時雕刻，所以北伐失敗不會對玉器的製造產生影響。

銘文一開始就說明爲御府所造，“御府”在歷史上一般指天子的府庫，《史記·平準書》：“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他如宮內的衣服作坊也稱御府，《通典》卷廿七職官條注：“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宮婢作藝衣服補浣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東晉）乃省焉。”但它們都不製造玉器玩好，造這類東西的宮廷作坊屬少府掌管，《通典》卷廿七職官、少府監條下：“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爲九卿……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晉）哀帝末（公元365年）省并丹陽尹，孝武（晉孝武帝司馬曜）復置（孝武初爲公元373年）。”可知太和五年時宮廷作坊已被并省，故不可能有大規模製造御用器物的情況。

歷史上只有劉宋時代的宮廷玉器作坊曾一度稱作“御府”，據《通典》載：“宋少府領左右上方、御府、東冶、南冶、平準等令丞……中尚署，周官爲玉府，秦置尚方令，漢因之，後漢掌上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宋武帝踐祚，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即其名，署令一人，隸門下，孝武大明中（公元457—464年）改曰御府，後廢帝初（公元473年）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

可知“御府”的前身是宋武帝劉裕作相時的細作部，但元嘉七年要比大明年早約三十年左右，這說明“細作”早已改稱“御府”，因“細作”專門爲皇帝製造御用器物，而且劉裕又特地將“細作令”歸入門下省（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處及諮詢機構）而不隸少府，這說明皇帝要加強對細作的直接控制（這與六朝高級技術工人極其缺乏有關）。所以“細作”稱爲“御府”是很自然的事，假如史籍記載無誤的

話，那末大明中只是承認一下既成事實罷了。

最後一個問題是監造者的官職姓名，監造者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將臣范許，“將”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官職。《隋書》卷廿七百官中：“後齊制官，多同後魏……將作寺掌諸營建，大匠一人，丞四人……若有營作則立將，副將，長史……各一人。”可知“將”是一種臨時設立的官職，是對某一項工程全面負責的長官，後魏自孝文南遷，推行漢化政策，立官設職多同魏晉而與南朝相似，少府的職能又與將作寺相近（將作寺在秦代就稱將作少府），故南朝少府或細作令所隸之門下省臨時委派監督某一項工作的長官也可以“將”相稱。臣是臣下對皇帝的自稱。

第二位是奉車都尉臣程涇（涇字不清楚）。奉車都尉是一個虛職。《隋書》卷廿六百官上：“梁武受命，官班多同宋、齊之舊……駙馬、奉車、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主者，無班秩。”可知奉車都尉既無具體職務，又無級別俸祿，但作為一種臨時性機構的長官却完全有可能，按具名順序來看，其職務應為“副將”。

第三位是令奉車都尉關內侯臣張余。“令”是具體職位，即御府令。關內侯也是一種虛銜，秦時為第十九級封爵，漢魏沿襲，僅有侯號，居京畿，無國邑。《通典》卷十九封爵條下：“晉亦有王、公……關內等侯凡十五等，宋皆因晉制……”但隋唐以後的封爵中不再有關內侯，《通典》卷十九載：“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唐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公、開國侯、伯、子凡九等。”這也證明了此鮮卑頭決非隋唐以後之物。

雖然這三位監造官姓名不見於史籍，但以一斑而窺全豹，銘文仍不失為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

首先它說明了劉宋時代的細作在文帝時已稱御府，比史籍所載早了三十年左右。

第二，少府之類的政府部門對某些特別任務也可以設立臨時指揮機構，長官的稱呼與北朝將作寺的臨時機構相同，即“將”。而元嘉七年的這項特別任務可以猜想是監造宋文帝劉義隆的天子輿服。

第三，一些徒有虛銜的人可以擔任臨時負責機構的長官，從具名的先後來看，他們的職權往往超過了對等的常設官。

第四，奉車都尉，關內侯這二種虛銜在南朝已降到極低程度，從職務來看，這三位監造官皆係“濁”官。最小的御府令連流外七班都挨不進，只屬最低級的三品蘊位（在班別中列倒數第二），却擁有奉車都尉、關內侯二個頗有氣派的頭銜，封爵之濫不免有羊頭、羊胃之譏，實際上這也是隋唐以後廢關內侯的原因。

① 征、鎮，指四征、四鎮。即征東、征南、征西、征北大將軍及鎮東、鎮南、鎮西、鎮北大將軍。

② 《晉書》明帝紀。

③ 到彥之，宋文帝時任中領軍、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等職，以驍騎下材而主持北伐，這次行動是宋文帝錯誤估計南北軍事實力而作出的決定。拓跋靄即魏太武帝，對宋軍的北上先採取戰術撤退，然後集結兵力，各個擊破，十月，到彥之自滑臺潰退，所有器械糧械，損失殆盡。後魏軍南侵，殺掠特甚，兩淮殘破，赤地千里，從此後，北強南弱的局面維持了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

* * *

本篇原由方松柏同志與我合作撰寫，由我負責下半部分，惜方君於今春不幸逝世。因理遺稿，見其所撰僅立大綱，哀痛之餘，勉力成之，以慰泉下。

孫仲匯

83.8